

# 博登湖畔的最美港口

林道 (Lindau) 是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的一座老城，老到甚至可以在博物館發現羅馬帝國時代的遺跡。因為離慕尼黑有兩個小時左右的車程，加上林道地方真的很小，逛完整個城市幾小時就夠了，所以專程來這裏的遊客不多。

在城中漫步，不用刻意尋找景點，因為「一磚一瓦」都可以駐足欣賞。時而可見不同的建築物上會有一棵枝繁葉茂的菩提樹圖案，其實這就是林道的市徽，因為 Lindau 的意思就源於「生長菩提樹的河邊窪地」。因為林道是德國南部「阿爾卑斯山之路」的起點，晴天的時候站在林道港向南遠眺，連綿雄偉的阿爾卑斯山清晰可見，所以林道港被譽為博登湖 (Bodensee, 也叫康斯坦茨湖)

上最美的港口。中世紀時，林道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帝國自由城市，因處於交通要道而成為知名的貿易城市。那時有一條重要的航線就叫做「林道信使」(Lindauer Bote)，連接和米蘭之間的運輸服務。

港口的兩邊，一邊矗立著一隻威嚴的石獅雕像 (石獅是巴伐利亞州的標誌)，注視著博登湖；另一邊高聳著州裏唯一的一座燈塔，夜晚時，燈光照得港口明亮又不失浪漫，和獅像一起共同守護著這個港與這座城。

沿湖有連排的餐廳與酒店，在白天任何時段幾乎每一間都高朋滿座。其中還隱藏著林道為數不多的一家五星級酒店 Bayerischer Hof，朋友說這裏有最好吃的蛋糕。服務生雖然忙碌但仍禮貌，不一會就端著新鮮出爐的杏桃 Strudel 和 Aperol Spritz 上桌。溫熱的蛋糕在陣陣清風中香氣撲鼻，微酸的杏桃中和了蛋糕的甜膩，再碰撞帶著橙香的清涼雞尾酒，就是最美的周末時光。



湖畔餐廳的杏桃蛋糕

**樂活**  
潘少  
逢周一見報

# 家居清潔

港澳居民說的家居清潔，內地的說法是搞衛生或打掃衛生。我們為了自身的健康和心情愉悅，也很自然應該每天、每周、每月、每年都有計劃有秩序地在家打掃衛生，這是生活的常識。

以筆者的觀察，身心健康的正常人一般都很注重搞衛生。但許多時候基於人的惰性，不會在打掃時只流於表面，顯而易見的垃圾或都清除了，收拾得妥當恰切，無可挑剔；至於另一些眼不見為淨的渣滓廢物，卻總會拖延處理，或自欺欺人地視而不見。

常見的是大家都愛說一切雅潔安好，並無發霉陳腐必須即刻鏟除的等等，久而久之，因長期有意無意地放過了一些角落旮旯和某些較為隱蔽的空間，終致成為藏垢納污之所，造成後患，最後危機終會爆發，嚴重影響正常生活和起居。那怎麼辦呢？你幾乎別無選擇，唯有來一次相對徹底的大掃除。

是的，大掃除會有一定的痛苦：很多東西悄悄地變壞了，必須忍痛割愛；有的更被外來有機的毒菌侵蝕，正在迅速滋生和蔓延，就不得不果斷地消滅它們了。有什麼詭計是指向必須大掃除的呢？蟑螂。當你在日常清潔家居之餘，開始發現這種昆蟲行蹤的時候，那就是大戰在即了。

蟑螂，已有五千萬至一億年的進化史，是一種生命力超強覓食口味接近人類的雜食昆蟲，是我們的老對手了。上古越族稱之為蛇蚘、膠蛭等等，粵語為甲由，客家話海陸腔為蜚蟻，福州話為膠蛭，現代閩語為蛇蛭

，從聲韻上講皆是上古百越的記憶遺存；嶺南更曾有把水甲由煎炸了吃的習俗，我就見過這道菜。

總之，這種「反動派」昆蟲歷史地位顯赫，不容輕忽。當你家蟑螂出沒，已說明了你家的衛生防禦機制或已淪陷失效，那些專門獵殺蟑螂的甲由屋或噴霧，不是已過期便是老對手已發展出更強的抗藥性來了。這時候，必須大掃除。



# 文化自信

如果用一個詞總結上周，我會用「文化自信」。一周前的閱兵上，我特意起了個早，看了整場典禮。這次典禮展現出的令人震撼的氣概與活力，令人不由得心潮澎湃。甚至一向對中國持有偏見的德國電視一台也評價道，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了七十年以來最大的閱兵儀式。從前的發展中國家，現在已成了一位經濟巨人。成功的經濟是中國的道路。中國打算藉此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後，中國正堅定不移地成為世界強國而努力。

這種成為榜樣的動力，不僅僅來自於經濟上的發展，更源於近年來不斷被提及的「文化自信」。

經濟發展的進程與文明自身文化的崛起，應當是同步的。歷史上的強國無不有着極大的文化影響力，進入信息時代，文化的影響力更甚於以往。美國的電影、日本的動畫，甚至是韓國的流行樂，都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文化產品，這些國家的影響力，也逐漸依靠各類文化產品滲透出本國。文化產品的領先地位也給這些國家的國民帶來了強大的文化自信，甚至可以透過這些文化產品，輸出某些價值觀，輻射全世界。

曾幾何時，香港也有着強大的文化影響力，從金庸筆下的武俠小說；到成龍、周星馳為代表的香港電影；再到張國榮、梅艷芳唱出的勁歌金曲，都在華人世界有着巨大的受眾，港人「獅子山下」的心態亦是文化自信的表現。但最近幾年，香港似乎失卻了這種影響力，原因何在？獨居一隅的島民心態與自命不凡的「中二病」形成了矛盾。對於

本民族認知與認同的匱乏，令年輕人變成所謂「香蕉人」，黃皮白心，也使得他們成為了暴徒的主力。

一個「禁蒙面法」已能令那些自稱正義的暴徒心虛。真正秉持正義的人並不會急於遮蓋自己的面孔，而會以兼容並包的氣度嘗試改變現狀，這也正是文化自信的表現。我想，那些不畏暴徒，發出「我們都是中國人」聲音的人，一定有着屬於自己的文化自信。



# 陳凱歌重返殿堂

陳凱歌導演的最新電影短片《白晝流星》近日在內地公映，在同台競藝的七個單元中，這部短片是最詩意盎然更是最厚重的一部。

該片以二〇一六年中國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為背景，從天、地、人這三個維度展開敘事。天，是數十年來航天工作者和全國人民的航天夢。地，是飛船著陸的中國邊陲貧瘠的土地。人，是這片貧瘠土地上對剛從管教所出來的迷途流浪兄弟，還有一位將走到生命終點的扶貧幹部。陳凱歌從人的命運開始敘事，這對衣著破爛的少年被扶貧幹部老李領回家，沐浴更衣、吃餃子填飽肚子，哥哥偷了牧民們捐給老李治病的錢，在趕來的警察面前，老李原諒了這對兄弟。這對少年在知暖、知謙、知恥而後勇，他們策馬揚鞭跟著老李去了飛船著陸的現場，見證了飛船成功著陸這一重大歷史瞬間，見到了草原寓言中的白晝流星，宇宙、國家與榮譽，崇高的嚮往升騰於他們的心靈。改變的不只有生存狀態，更有精神世界，這是中共十八大以來，精準扶貧的

國策對貧瘠土地上的人們的真正改變。

這一宏大主題，陳凱歌一如以往用強大的戲劇敘事與浪漫的詩意表達。飛船是代表一個國家科技經濟強大的象徵，而飛船航天員的地球歸途卻是貧瘠荒土，中國的兩極戲劇性地對立並統一在飛船成功著陸的大事件上。《白晝流星》是寫意的，因為航天員著陸現場，普通人其實難以靠近，但陳凱歌卻讓這對少年在現場肆意飛奔。人不可能選擇自己出生的土地，卻能選擇自己活著的方向。老李倒下了，他在生命最後一刻，給予了這對少年希望與方向。陳凱歌調動攝影師的浪漫運鏡，那段荒漠中的策馬揚沙，令人熱淚盈眶。陳凱歌回到了《霸王別姬》時的驕傲殿堂。

**雁南飛**  
楊勁松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 《人生百味》

一九九六年，香港劇作家關頌陽撰寫的劇本《冬瓜豆腐》於本地舞台首次登場，劇名與廣東俗語相關，意指中國人對於談論死亡有所忌諱，故此便以「冬瓜豆腐」轉化成口語代名詞。該劇本輕鬆幽默，笑談生死，屬於難得與死亡相關的本地原創劇，翌年便獲提名第六屆香港舞台劇獎的「最佳劇本」。廿多年來，我知道《冬》劇間或由一些小型劇團再作演出。本年九月底，社福機構聖公會聖堂為配合「賽馬會安寧頌」計劃，邀請關頌陽因應時代變遷而將《冬》劇改編，重新名為《人生百味》，於理工大學的綜藝館公開演出，免費招待觀眾欣賞，藉着戲劇藝術的力量，與公眾一同分享生命的酸苦辣甜。

《人》全劇分作五場，前幾場戲都有不同角色和內容，看似互不關聯，直到第四至第五場，前面曾出現的角色才重新聚合，人物關係和事件亦逐步呈現，讓觀眾豁然明白，恍然大悟。

基本上，劇情就是由一位男士的意外死亡而開始，但是死亡的原因並不是重點，而是周邊人士如何看待和接納如斯突然的情況。其中一場講述一位保險代理人，在醫院等候醫療專車接送其癌病祖父轉院。在等待的過程中，保險人員分別遇到幾位人士，各因不同原因而在醫院守候：即將成為父親的男士正在等待太太臨盆，他既興奮亦緊張，對新生命充滿期盼；等候母親進行膀胱檢查的兒子，他需要照顧患病母親的日常生活，

有時難免覺得尷尬和煩躁；另外，一位年逾八十而同時患上多種癌症的老人家，卻在醫院開心玩耍，他雖然身患重病，自知時日無多，反而要盡享生命，活得精彩。

單是該幾個角色，已經展示了人生不同階段的生、老和病。正如癌症老人家所說：「癌病之嘛，又唔係傷風感冒，有咩問題？你唔好成日記住佢就咩病都有啦……」至於死亡，更加是人生必經階段，只要積極求生，生命便不枉過。



# 背着書包上學堂

復旦大學二〇一九年秋季學期正式開學了。從宿舍到教學樓這條曾走過無數遍的路上，夾道的法國梧桐依舊枝葉繁茂，頭頂迎新的彩旗風中飄揚。各社團的招新廣告牌一個接一個，學生會、象棋社、演講社甚至還有啦啦隊爭妍鬥艷。如今學生的業餘生活比我們當年可要多姿多彩。正值國慶七十周年大慶前夕，各系各院的學生組織也打出了不少愛國口號。中文系的橫幅寫着「[中]情祖國，情[文]並茂」，而龍獅社的是「龍騰千載，獅醒百年」等。三十年前的秋天第一次跨入復旦校園。那時的大學不像現在這麼房舍林立，道路整齊，也沒眼前高聳入雲、東西兩座高塔對峙的雙子文理大樓：光華樓。隔着被學生稱為「光草」的大草坪，五個半人高的彩繪紙板與光華樓遙遙相望，分別刻畫了五位Q版的大學前輩：毀家興學、創立復旦大學的馬相伯，復旦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、教育家李登輝，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顏福慶，修辭學家、《共產黨宣言》的第一位中文譯者陳望道，物理學家、女校長謝希德，吸引了不少新生、家長和參觀者圍觀、照相。

有的老同學一別母校二十多年，回來都不認識路了。少小離家、老大回鄉者不免自嘆鬢毛斑白。我們在二十出頭風華正茂的年紀離開母校，去世界各地奮鬥打拚。中年回校，只怕比回鄉者更感到近鄉情怯。朱光潛說看河中倒影、老照片、電影，因為不存在利害關係，故能保持心理距離，享受審美情趣。但一旦意識到畫中人、水中花都是湮沒於匆匆歲月中的自己，可能就無法那麼灑脫了。

成年後，重回母校訪學。背着書包上學堂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不用手機或平板電腦，有什麼可以跟孩子玩的？要簡單、易學、有趣、毋須複雜道具。

第一是摺紙，隨便在舊雜誌上撕下幾頁，一人派一張，教他們跟你摺。當然你要學會摺幾種，包括紙飛機。摺好之後比賽飛得遠。

第二是紙牌遊戲，包括「衞」棉胎、「潛」鳥龜，都很刺激。

第三是畫井，先寫個「井」字，有九格，兩人輪流佔用一格，誰能先佔三個一直線，誰勝。

第四是波子棋，由兩個人到六個人都可以玩，久玩不厭。

第五是成語續龍，一人輪一次，頭尾相續，同音即可。例：車水馬龍→龍馬精神→神出鬼沒……

第六是拍七，幾個人順序報數，逢有7或7的倍數要拍掌代替，例如7、14、17、21、27、28……

第七抓子兒，縫一批小豆袋，撒桌上，隨便抓一顆向上拋，趁它未落下，抓起另一顆，再接再拋高那顆。

第八猜謎語，互相出謎語給別人猜，如「只因自大一點，弄得人人討厭」，「自」「大」加「一點」是「臭」字，「臭」當然人人討厭。

第九篆刻，把一顆薯仔切兩半，用小刀在上面刻字或圖案，刻好用顏色打印圖案。記得刻字要把字反轉。

**南牆集**  
阿濃  
m.facebook.com/A.Nong.cps 逢周一、四見報

# 結婚誰買房

友人最近與我說起生女兒好的問題，她說某女士一家四口原本住在名牌屋苑的三房單位，兩公婆薪酬不錯，生活頗富足，但前兩年因為大兒子要結婚，他們賣屋套現，拿出一部分錢給大兒子去付買樓的首期，全家在另一屋苑買了個三百餘平方呎的單位自住。目前問題又來了，小兒子也考慮要結婚，再從哪兒去弄錢給他買樓付首期呢？

我們討論着生女的好處，真的是很多，首先是對父母比較貼心，有事有話及時告知父母；其次，婚後仍會體諒照顧父母，真心愛着娘家人。友人又說出生女兒好的更重要理據：「起碼不用為買樓那麼苦惱，自家經濟略差也問題不大，只要有人肯娶，由男方付首期理所當然啊，最多婚後一

起供一起捱唄！」

友人此話不無道理，因為我也知道一些事例，結婚對於女方來說似乎壓力較小。我曾有個漂亮女同事被男同事狂追，女同事嫌他長得矮又住公屋，不是很喜歡他，未料男同事說打算買樓，若她接受他，便寫上她的名字，我清楚記得有一日她對我們說：「最衰他想買層樓綁住我啊！」後來有同事去看過他們的婚房，說房間很小，勉強塞得下一張雙人床，但無論怎樣小也是個物業呀。香港地，買樓結婚，結婚買樓，傳統觀念裏男人責任較重啊！



# 重陽節

兒時度過的重陽節，就那樣鮮活在一首首古詩裏。印象最深的是盧照鄰的《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》：「九月九日眺山川，歸心歸望積風煙。他鄉共酌金盃酒，萬里同悲鴻雁天。」父親說，鴻雁南飛，畢竟是異鄉啊。

我清楚地記得父親深邃的目光和一聲嘆息，像是一粒種子，種在了我年幼的心上。彼時，祖父母尚在，父親不到二十歲便攜筆從戎、從河北到了東北，一年到頭也不一定能回去探望，敏感又

多思的父親把鄉愁細密地編織在他給我講解的每一首詩詞裏，他還說：「人啊，總是越老越想爹娘。」

如今，我也到了父親教我那首詩的年紀，卻沒有父親的幸運。父母離開我已經二十三年。起初，我尚在讀書，父母的骨灰也沒有寄放在同一個城市。後來，我大學畢業、開始工作，終於有精力也有能力讓二老的骨灰雙雙遷回祖墳、入土為安。在內地時，每年的清明節或是七月半，我總會盡量抽出時間去掃

墓；到了除夕那日，我更是一定會來到墳前，將墓碑掃乾淨、壓上三刀紙，再點上三炷香，然後恭恭敬敬地跪在墓碑前，向父母三叩頭，說些話。臨起來的最後一句，總是：「爸媽啊，跟兒子回家過年吧。」

這一模一樣的話，年輕的時候說，沒覺得什麼，可是年紀越大，感覺說這個話就越艱難，得強忍着，怕一不小心，眼淚就會掉下來。真是應了父親的那句話：「人啊，總是越老越想爹娘。」

又是重陽，我心底竟有些悲涼：倘若我有一天不在了，那時候父母該怎麼辦？到除夕那天，誰去請他們過節呢？

或許，他們埋在哪裏、墓碑怎樣，都不是最重要的，他們一直就在我心底最溫暖的地方啊！可是，如果我也遠去了呢？我早早地立過遺囑，死後骨灰要撒在香港的大海裏。那就再加上一條，請他們幫我父母最後再做一次遷移，讓他們同我一起安在大海裏。那裏，定會樹靜風止，子養親待。



**墟里**  
葉歌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